

月光將樹影照在馬路上，風撩著烏枝黑葉，像一群舞者紛紛將手伸向馬路中央。乍看不知地上點影為何，懷疑水管破裂暈了一地，不熟悉這一帶的駕駛放慢速度，試著朝那不規則的黑影輾過去。一部銀色小轎車平穩的行駛在沒有樹影的另半條馬路上，突然右轉，很不漂亮的好像失手的鏟子向右一劃，顛晃後對著鐵捲門停了下來；門上一盞大燈乍亮，象灰老車無所遁形，車頭燈不甘示弱地射向門上。

車在那兒停滯好一會，一條腿伸出來又縮回去，套了鞋才落地，一個女人站出來，一條纖細蒼白的胳膊打得直直的，朝鐵捲門比劍似的挑動著。

她放棄了，咄咄咄，走到一扇黑色雕花鐵門快步跨進去，咄咄咄，放輕步伐卻拐了腳。她將鞋脫掉用手指頭勾住，嘗試踮趾走路，腳掌一忽兒貼地一忽兒傾起，瞪著一具售票亭大小的鋁皮小棧前進。

昏幽亭內一個男人手托下巴臉側向一邊，或許沉思，或許沉睡，衣服的皺褶爬了藤蔓。她弄響手上的鞋，突然收手，躡起腳來。

她靠近敞開的側門打量，高出地面一階的亭子像個小房滿是生活用品，他左手邊桌上的一面灰藍的螢幕許多按鈕。她深吸氣、呼氣；他腦袋動了，面向桌子垂下臉去，兩肘擱在桌上，握著一枝筆。約莫過了有三分鐘，他還在振筆疾書，她手掄腰上一直看著。

她把鞋擺在地上，金雞獨立輪流搓掉腳板的沙粒，蹬上去，不疾不徐走到他面前的窗口。

他揚起臉，兩隻非洲兒童般的眼睛黑白分明睜得好大，壓在桌上一雙手蓋手印似的張得好大，口喃喃：「你好！請問你是……住幾樓的……」

「我是……喔！十四樓的……」她由上而下盯著這個平頭稚氣儼然服役士兵的年輕人，任誰都可以像上司一樣瞅著他。

「喔！」他飛快直立起來，抓來一本簿子慌張的瞟來瞟去，「我剛來第四天，不好意思……夜歸的有星型記號……是……姓楊嗎？還是十四樓之幾……沒看到記號……」

「第四天……十四樓，本號，是姓楊，還需要知道什麼？」

「喔應該不用了，請問？有事嗎？」

「車庫門打不開……」

「喔，對不起……」他趕忙搜尋螢幕。那畫面像停在草原上夜間狩獵的一部車，正和盤查的警方對峙著。「開了，已經開了！」他慌笑著說。

隱約傳來鐵捲門開動的低嘎聲，她轉身走開，他跟在後面，直到她回頭阻止多於感激地說：

「謝謝！」

他不再跟進，她反回頭問：「你剛剛在寫什麼？」

「寫什麼？喔！寫……沒什麼？」他靦腆搔搔頭，「記帳！」

「騙人！」她衝口而出，然後笑著揮手解釋自己的失言。

他回到所謂的管理室，盯著透視地下停車場的鏡頭，等待捕捉輕飄飄的灰衣小姐。她從這一格掠過跨界進入另一格，中間有兩三秒的斷層。她消失，他轉移目光守候著空洞的梯廂。她進入電梯，背倚牆壁，垂臉不動，又彷彿賣力的在呼吸，肩膀起伏。

忽然她仰起臉來對著監視器，石膏像般淡漠的臉龐，眼神既冷峭又軟弱地反對他的注視。

他抿著嘴在紙上寫下：「記帳騙人，記人：>^>，木易羊，全身灰黑，白圍巾，瘦，神祕，直髮，像寡婦，獨居，大約三十歲，說美不美，說不美也美，不眼睜睜看兩眼容易被忽略……」

他故作恐怖狀慢動作環顧門窗、巡視畫面，一切靜止。他步出警衛亭繞著長方體的雙子星大樓走。他搭電梯進入地下停車場，東張西望，然後上>棟十四樓，探出頭馬上折返。電梯裡並無他預期的酒氣香水，一股塵埃味。

出了大樓又繞大樓走了一回，一股森冷之氣直跟隨著。他仰望庭院中的小葉欖仁，自樹冠跳接樓格。他點數樓層，邊數邊後退，撞到花圃側摔在地上，重新再數，十四樓沒有光。

好像有一隻手伸出陽台，在他剛才視線停留的高度。他提著胸口再次逐樓點數，是十四樓，一隻手，伸直，幾乎不動，彷彿手掌朝上，伸出來看是不是下雨了。

他想看見更多而退到馬路上，一部摩托車以一長串喇叭聲逼他，罵他找死。

那手收了進去，那人好像頭趴在圍牆上，他看見疑似黑髮和兩個肘尖，幾乎叫出聲來。

仰臉仰得天旋地轉。理智告訴他去按她門鈴，人卻鬼使神差過了馬路，溜至對街人行道，繼續張望。無時無刻不以為那雙手會翻出牆外，然後像一截砍斷的樹枝掉下來，忽然心口一緊，手肘涼縮起來，一股具體的森冷之氣拱在背後，手往後面牆壁一摸，涼涼軟軟，是青苔。他想起組長的話：「本號面山。」